

中觀淺談

阿旺年札

諸法實相甚深空義，是三世諸佛所共乘之道，若一切眾生能通達而加以修行，亦能同獲解脫；相反地，若不得通達而愚蒙者，便將於漫漫生死長夜之中，難有出離之日，故謂此諸法實相之證見，實乃成佛之根本關要。

那麼，何謂諸法實相甚深空義呢？略攝其義，當可謂為「中觀心要」。而此中所謂的「中觀」，簡言之，就是指「不偏於斷邊」也「不偏於常邊」的中庸之見。

不偏於斷邊

首先，若欲「不偏斷邊」，首當從諸法假名安立、離言絕相、緣起性空等道理中，徹底了悟「生滅緣起，一切生滅皆依因果」，因為人之生死總不出因果循環，在今生業續上所留下的大小善惡習氣，就算經過長期流轉之後，仍會一一產生善惡因果之報應。

接著當更進一步確認：不僅業續在流轉著，五蘊合和上唯由分別安立假名的「唯我」，也是相續不斷地流轉，直到成佛才得以停止，因此，雖然沒有一個意識堪得成為假有唯我的事相，但卻有唯我流轉直至佛地。

再者，要徹底的打破「業果所依必是實體」這樣的概念，更要取除「若非實體，則諸法剎那生滅，所依亦隨之生滅，當如何成立因果不失？」這樣的疑惑所生之邪見。明白一點來說的話，就是要了知微細因果道理，此中業果所依為「唯我」，亦即業果乃依於五蘊和合上

唯由分別假名安立之「唯我」，進而引起，我造如是業，受如是果，故業果不須立所依實體。

緣分別假名安立之「唯我」而生執著，此執著即成生死流轉根本，故應當要破，但有人卻誤認為在破除假名安立之「唯我」上執著的同時，「唯我」上業果也當一起除掉，這是不對的，因為緣起性空而業果卻不失，正如《法界贊》所說：「凡是佛所說，宣講空性義，皆為滅煩惱，非謂滅法界。」因此若也成立無業果的結論，就成了「斷見」，故說唯破除遮遣唯我上所生之執著，才能顯現無實有的空，而不落於「斷邊」。

不偏於常邊

若欲「不偏常邊」者，也要從緣起性空道理中，對諸行無常法則具有深刻體會才行。所謂了解無常，其範圍頗大，從最基本的對於生命無常之體認，更進一步認識到心相續中所留下習氣經外緣配合而產生種種的果，再者，深入了悟於五蘊和合上由分別假名安立之「唯我」的相續、流轉的情況，如此漸次體悟，最後方能獲證究竟果位。

然而，有些人在分別假名安立之「唯我」上頭加以追根究底，卻因為找不到相續、流轉的實體我，而認為「唯我」無有實質或永恆不變這樣的結論，因此墮落於「常邊」。其實，雖然尋找「唯我」時，無法尋得實體我，但是由分別心假名安立之「唯我」其無自性的存在，卻實在是於剎那剎那中相續不斷，若能體悟這般正確的概念，就不致於墮於「常邊」。至於從清除斷邊而証到有，從斷除常邊而證空這深度的道理恐待另文再述。

認識我、我所有

那將如何徹底的取除二邊？所謂不墮落常邊和斷邊者，其所須具備的基本條件，正如《入中論》所說：「最初說我而執我，次言我所則著法，如水車轉無自在，緣生與悲我敬禮。」此中說明了芸芸眾生存在世間上，我執擾亂甚為嚴重，以此為出發點，人與人相處及互動之時，開口閉口總免不了要先說個「我」字。其實，眾生在我執而起的錯覺勢力支配下，因不能徹底了悟所謂的「我」，其性究抵為空，而在名言假說的「我」上，妄生顛倒之我見，耽著於有個實在的自我，所以沉浸在常邊和斷邊，導致流轉於三界生死苦海之中，受種種的痛苦逼迫而難得出離。

有了自我，勢必存在與之相對立的我所，而有了我所，眾生又更於其上，生起實有諸法之妄執，緊接著的是我的財產、我的地位、我的名利等等我所有心顯示出來，不但深深戀著於已擁有的，更對於還未成為我所有的那些東西，生起無止境追求的貪欲心，就這樣，除了想盡辦法抓緊保護現有的東西，讓它們一一處於我所有的權勢掌控下，那些未入此中的種種東西，今天貪圖不到你會明天去追，明天得不到後天去追，再追逐遊戲中，意識中就更堅固地暗示自己確實存在著「我某人」，透過更嚴重的將昨天的我、今天的我與未來的我執為同一，就成了佛經中所破斥的「常見」。

如上所說，眾生有了我和我所有二種妄執，自然而然地流轉於生死大海中，如同水車一般。雖說如此，然水車的轉動畢竟要依靠著人力，也就是說，它的轉或不轉，其本身並無自主，完全仰仗著人力加以推動這樣的因素，因為若有人去推動，則水車就會轉，相反的，若無人推動，那麼水車就會停止下來。同樣的道理，眾生流轉於生死輪迴中無有休止，其背後推動的力量正是我、法二執的倒見所生之力，此力極強，致使生生世世無論做什麼都不得由主，相續不斷地隨著各種各樣的有漏業在六道中升沈飄浮，一切受用無得自主，總由業力牽引。那麼，在輪迴中流轉時，因業力深重，所受的苦是連續不斷，再加上過去種下的習氣復

燃，開始對因果產生排斥感，時間久了便產生因果非實的邪執，這一種邪念就構成佛經中所破斥的「斷見」。

菩薩觀見眾生痴情於我、法二執，沉流苦海之中，卻不知苦因從何而來，反而將苦作樂，縱有能稍稍了知苦者，卻仍不知當憑藉何法而得以去苦，菩薩摩訶薩緣此等眾生而起大悲心，欲令拔除。

又，《入中論》言：「慧見煩惱諸過患，皆從薩迦耶見生，由了知我是彼境，故瑜伽師先破我」，此已明確地告訴我們，墮落二邊等一切煩惱皆來自我執及我所執，若更進一步細究，則一切煩惱過患依薩迦耶見起，薩迦耶見的我執，則是唯在個人身心上所引起的。因為於自身心上執有一個實在自我的觀念，所以眾生的一切起心動念，都以自我為中心，為出發點：假定今天去處理一件事情，對我名譽、金錢、權勢、地位有利益的話，我就滿心歡喜的予以接納，並且對它生起堅固的貪著，假定今天所處理事物，不但我無益，且有相當的損失，就會想盡設法去推辭和避免它，一旦避免不了，就對它生起瞋、痴心。在人與人之間相處同時，別人某一方面勝過自己時，千方百計的去損害他、嫉妒他等等，這些一切一切煩惱過患，包括常見斷見，無不是以薩迦耶見為中心而引發出來的心理活動。

故然薩迦耶見是諸煩惱的過患，一切生死等根本，現行的瑜伽師，為了迫使薩迦耶見不生起，特盡全力先破「我執」，假定我執破不了，則生死等問題就不得解決，薩迦耶見亦復無以撲滅。總而言之，首先須得除去我及我所，才會真正不墮落進而證至中道。

中觀自續與應成

在佛教發展到大乘時期，佛教教內學說、宗派競相興起，曾展現空前未有之盛況。佛往昔因應眾生根器和隨順求法者意樂而宣說八萬四千法門，除了般若經典中直接講述道的次第

以外，間接教授之諸法——假名安立、法性皆空之深意，直到龍樹菩薩為首之中觀論師們，以中觀之見重新整理、略攝之後呈現於世，而有了當今我們直接究習不墮二邊及離言絕相佛法真理之入徑。

此時所明確建立之「中觀正見」，對於推動及發揚佛說法性空寂等之甚深意，其思想理論，當不僅是一宗一派所許而已，最終更成佛教界所共許之教義。這樣的發展對於矯正中觀自續以下諸派之偏執，及對抗外道、啓信於眾生有不可磨滅的貢獻和時代意義。

佛教歷史的發展中，龍樹為首之中觀論師們弘揚「中觀正見」後，探討中觀的學者日異繁多，興盛蓋世，其中因而得獲究竟果位者，數量之多，實不勝計。但後期因歷史演變，時局動蕩等種種因素，使得闡述中觀之論師們，在思想和邏輯上漸漸產生了差異，故而也形成中觀宗之下龐大的中觀別派如自續與應成等派。明白一點說，中觀開轍師龍樹菩薩把諸法無自性、一切皆由分別假名安立、一切依緣起而生滅等道理，以其《中論》「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知無生。」即於自因、他因、共因、無因四句中，覓生不可得，所以說諸法無生。如此等言，綜論了甚深中觀見地，也論及遮遣他宗種種邪見之法，然而當龍樹實為明顯而清晰的陳述所謂今人常稱之應成道理時，後人卻因著究理方式與角度、意見等不同而形成許多宗派。

現以自續、應成兩大派系而論：如佛護論師（470-540）於詮釋「亦不他生故」這句話中的龍樹密意時，亦遮破他宗「諸法因緣生裏含有他生的意義」等對於實有之妄執與主張，此法亦即後來所稱的應成論式。佛護之後，更出月稱菩薩（七世紀）大力支持其所用應成論證方式來力破「他生」。其所著《入中論》中作如是言：「若謂依他有他生，火燄亦應生黑闇，又應一切生一切，諸非能生他性同。」若依有自性之因，能生有自性之果，如果是的話，則從能破闇之燄，亦應生所破之黑闇；又應從一切是因非因，生一切是果非果，何以

故？以凡一切非能生彼果之法與汝許爲因果者，同是有自性之他故。像這樣運用此法破斥別宗之謬論而建立出來的應成因明論式，被後人則稱名爲「應成派」。

另外，清辨論師（約六世紀）注疏龍樹密意而論述「亦不他生故」，安立自續因的論證方式後，建立自己所持理論爲「諸法有自性存在，有自性因必有自性果」，後來該派被立名爲「自續派」。

然而自續以下諸宗派，雖然大量詮說各大法門，卻畢竟是應弟子根器利鈍之別，雖說如此，善巧了知下下部之主張，無疑是徹底了解上上部宗派見地的必要方便，益處頗大。

對於中觀二派，我們要掌握的其實不需要很多，而是對於它的重點要深入瞭解乃至於有深刻的感受。對於修行人而言，中觀哲學的所有目的是爲了使我們對於現象的性質有全盤性、根本性的體認與醒悟，因此它不是很龐大複雜的哲學義理，它是很單純的用宗，因、喻三支因來推理論式論證，換句話來說，就是把散置在各種論述中的佛法奧秘，用單純的緣起或諸法無實有、諸法無自性等來加以論述。

中觀體認的困難與偏見

雖說如此，卻很難真正的體會到所謂不墮二邊的中觀緣起性空道理，更困難的是要進一步的親身證悟到離言絕相之境地。這當中，困難的原因不是緣起空義之極複雜，而是長久以來我們活在自以爲是的意識偏見中而難自覺自知，更且認爲理所當然。

對緣起空義的體會，它是很單純的一件事，但我們卻偏偏遠離諸法假名安立，及無自性思維範疇，須懂得嚴密繁複的哲學及精細犀利的邏輯辯證能力，然因心識爲錯覺所蔽，故而只得誤解自立，自續、有自性以外更會迷醉在心外無境的假像沉態中，更嚴重的耽著於

宗派的偏見誤以為二取體空、補特伽羅為獨立實質的空等是謂究竟空，那一些人只能沉浸二邊之中，世世也無法了悟到至高無上的中觀之見或緣起性空的深意。

照妖真鏡——中觀

然而，也有些人把它當作一件容易的事，光是在文字或理論上有了一點點地理解，或者進一步的，可以從邏輯上推衍架構出一些哲學概念，如此就把它當作是自己已經深徹瞭解、體悟、親證「中觀」之密意。

最近網路等傳播媒體，陸續有些佛教教內人士力投清掃咱們佛家門戶的行動，如「穢跡金剛的家」之「附佛外道名冊」已列有蕭平實、苦海還願人等三十六者，屬於附佛者的文章或著作，也都被放入「邪師論著」並公開某些書籍之辨偽經過，以為入圍者毀謗正法及擾亂世間之重要證據。此外，任何人若對其他名單外者，亦可利用「檢舉附佛外道專屬信箱」，希望在眾目睽睽之下，將此類人及作品等證據，帶至天魔外道的照妖鏡前，讓天魔外道無所遁形，更希望為無知之徒戴上辨偽照妖的眼鏡。

這些名單中，台籍「蕭平實」是最近台海兩岸護教人士眾等不約而同地發表專文重加破斥之人。¹ 對蕭氏之相似佛法論調其書籍言說等一一鑑別之專文更有數則，讀者可自行上網參考，但隨舉一例，此不贅述。

蕭氏自欺自誇，狂妄自大之言論充斥其書，隨處得見此類狂言邪語，其言：「自從廣欽老和尚過世後，所有法師、居士不是落在常見就是墮落在斷見，找不到真正的佛法，台灣有七八十萬佛教徒，能明心見性者才一百五十餘位，卻都是自己門下的弟子，唯一的會外的人士也是因讀了自己的書開悟……。」就此即知其強大之「我慢」，不但試圖要一竿子打翻一船人，還無憑無據試圖下這樣的結論：若非其門徒或讀其書之修行中人，不論何等大德，皆

已被二分法的歸入「斷見」和「常見」者行列之中。然不知蕭氏在使用「斷見」和「常見」二詞時，所「賦予」的意思為何？如何證明自己及其徒已真正達至不落二邊之境地，而又如何證明廣老死後尚存於世的法師們及居士們都墮二邊呢？

自稱「証悟」「中道」之人物，恐怕對常見和斷見所指實一竅不通，不知道所謂斷除二邊的人至少得到什麼果位，而什麼樣的人將會墮落。光是由大肆毀謗、嘲諷其它修行人之行徑，即能肯定此當不可能出自正真菩薩摩訶薩之身口意。

如本文前所述一般，一切煩惱過失包括常、斷見皆因於五蘊和合之體，執著我及我所等妄見——「薩迦耶見」而產生的，如謂「慧見煩惱諸過患，皆從薩迦耶見生，由了知我是彼境，故瑜伽師先破」。薩迦耶見乃是見所斷的三結其中之一，以此堆理斷除薩迦耶見要得到什麼果位。而將墮落的二邊種類繁多，常會由謗有（抹殺）和增益（捏造）等產生出來，所謂謗，謗祖師大德、因果等不免墮於「常邊」，捏造及誣蔑以無為有，雖沒有證果卻說證果，沒有神通偏說有等虛構，才會墮落常邊；由無明引生出我執著及我所有而產生對一切行法視為常，時時在毀謗圓滿無假因果道理，把諸法生滅皆由因緣觀待所得道理解釋為隨心謬論，這樣才會墮落常邊和斷邊。這位「先生」，正是處處耽著於自我觀念之中無法自拔，毀謗因果，偏見一切善法，自己所犯之罪不去痛改，還反更欺騙善民也隨其惡行，這種人能沾得上一點點證果之人的邊邊嗎？再者，若就墮落二邊根源為法我二執而論，一旦具有堅固強大的我執及我所有執，怎能斷定別人都墮落常、斷邊呢？總歸而言，從緣起所開顯的甚深性空道理，卻因誤解無自性不能建立因果，故不免墮於斷見；誤解有自性與有法為同一而錯解性空真義，故不免墮於常見。

結語

儘管宗派義理的訓解，更雅貫繁瑣，義理散在因明論証中，真是浩如煙海，使人眼華撩亂，實證更是難上加難，可是在現代人們智慧於福德極寡又低劣之情況下，某些人披掛著宗教的衣服，帶著學術界假名字，也憑著自己一點點口才隨意去訓解與詮釋甚深經意和祖師大德的論點，卻把甚深的佛意理解為顛倒及是非，甚至於深具風格、獨特性的祖師作品都被列入附佛外道等邪見者攻破對象中，如此作法，想必佛法之浩劫當將逐漸於無體性當中成立，故大家同心協力來除邪顯正實具護教意義。

又，身為凡夫的我們，恆常於空有、斷常、一異、來出之二邊戲論中打轉而難自覺，雖也有欲獲證諸法性空、因果無假、緣起道理、遠離二邊等諸法真理亦始終無法得到，筆者認為初學者應當在諸多中觀論著中，盡量擷取各說精華，亦窮究諸學之弊而引以為鑑，若欲了悟遠離二邊之諸法正理，則龍樹菩薩的《中論》及月稱菩薩的《入中論》等應立為根本所依論典及專攻習讀對象之先，如此一來，自身必能慢慢趨入、相應於究竟的中觀正見。

1 如大陸索吉達堪布勉強撰文稍稍略舉其大量邪誤處之數點，然因其亂用佛學名相、佛學常識貧乏、扭曲到無法溝通的情況下，尚夠不上論敵資格，故堪布文中實有處處表現無趣批判的情形。